

第六回 毒中毒強盜弄機關 詐裏詐浪婦排圈套

卻說那雪姐昏暈了兩三個時辰，漸漸蘇醒，開眼看時，不見乾娘，自身知卻倒在艙內，大喫一驚，掙起身來，見船尚在江心搖著，急問道：“我的乾娘往那裏去了？”這江七且不答應，把船搖到幽僻去處，停住櫓道：“你還說你乾娘？險些兒大家的性命都出脫了，你還不知！”雪姐急問道：“為著何來？”江七道：“方纔起了大風暴，你那乾娘扶住船舷咳嗽，不想一個失手，已翻落江裏去了！風狂浪大，連我的性命也難保，那裏還撈救得他來！如今把船直打到這裏，離荻浦已遠，今朝諒不能到，幸虧離我家不遠，今日且搖到我家裏去暫過一夜，明日送你回家便了。”雪姐聽說嚇得目瞪口呆，半晌作聲不得，眼淚如線條一般掛下。心中思想：方纔喫了兩個饅頭如何便昏睡倒了？我曾看見書上有蒙汗藥迷人之事，必定是了。我看這船家一定是個兇徒，明明把我乾娘謀害了。如今我是個孤身女子，況在這叫天不應的所在，與他爭執，不但枉然，還恐也遭他毒手。我如今拚著一死，看他如何做作。”因叫道：“駕長哥，如今天色尚早，若從下水放船，還好得到荻浦。你送我到家，自然重重謝你。”江七道：“這船被大風暴打過黃天蕩來，不翻船便是天大的造化，這裏離荻浦已有百十多里，今日那裏還到得？日頭已是平西，不到一二十里路，就要晚了，那時弄得前不巴村、後不著店，倘再發起風暴來，越發不好了。這裏離我家不遠，前面就是，我家還有老娘、嫂子在家，你放心！暫過一夜，明日一早送你回家就是了。”雪姐聽得暗忖道：諒來強他不過，他既是這等說，且到他家看是如何光景？因說道：“祇是打攪你家不便。”江七道：“怠慢莫怪。”一面說話，一面加力搖船。

約有十多里的光景，看看到了一個小村落，天已傍晚。這江七把船灣在個小港汊幽僻去處，說道：“你略坐坐，我到家裏叫我老娘來接你。”說著徑是去了。這雪姐坐在船中如同天打雷驚一般，想起今早外婆再三留住，原不該執意回來，就是要回，也該等我舅舅同來才是，如何這般託大。可憐我乾娘，不知如何喪命？父親在家不知如何盼望？我此身看來是多凶少吉。想到此處，不覺放聲大哭，且腹中飢餓，竟昏暈在船。

卻說這江七，因常干此不良之事，故在這冷僻去處居住。家中還有個娘和第五個哥子就地滾江瀾夫婦兩口同住。那江二、江四、江六，又各自住開。這就地滾的妻子郎賽花卻有一身好本事，慣使連珠鐵彈弓，百發百中，又使得好雙刀，舞弄起來數十人近他不得，專會幫著漢子做這沒本錢的生意，又生得一張好嘴，騙人家婦女們的財物如探囊取物；卻有一樣好處，雖然作惡，卻立誓不害婦女，不犯淫戒，管得漢子頗緊。

這江七一到家裏，便將這謀騙的勾當一一與他娘並哥嫂說明。大家商量，須要如此如此，方出脫得干淨。計議已定，這江瀾便同他老婆一直來到船邊。看見雪姐哭倒在艙，郎氏即便下艙扶他起來，道：“許姑娘不要哭了，你不曾翻船，逃得性命便是天大造化。我家小叔拼命送你到這裏，如今使脫了力，困在床上動彈不得。你快些同到我家，喫些東西，諒來肚裏也飢餓了。”江瀾也道：“姑娘到我家中權過一夜，明早就送你回家，再不要啼哭了。”這雪姐看見有個女人同來，且聽得他們一口一聲說“明早送回家去”，心下少安，祇得勉強起身開口道：“祇是打攪你們不當。”郎氏道：“說那裏話？這大江中起了風暴常常打壞船隻，死的人也不少，像姑娘在難中逃得性命，後來還要享大福哩！”口中說著，便攙扶了雪姐上岸，細看時，果然好個模樣，因攙扶著慢慢行來。

不及里許，便看見一帶草房，此時已是黃昏時候。到得草房，見一個老婆子立在門口，道：“好個有福的姑娘，今日受了驚了。”雪姐進得門來，祇得與他婆媳萬福，道：“倒來打覺。”那老婆子道：“這大江中遭風失浪是常有的事。我的兒子想是靠姑娘的福，不曾翻船隻，算是姑娘救了我兒子的一般，祇可惜了那位老媽媽了！”因道：“祇是這荒村中沒有甚麼東西敬客，祇好將就用些家常茶飯充飢，姑娘不要見怪。”一邊說著話，不多時，點上燈，見郎氏從內取出幾碟蔬菜、一壺酒擺在桌上，請雪姐喫。雪姐見他婆媳兩個如此相待，且腹中甚是飢餓，祇得坐下，欲待喫時，又想起喫饅頭的光景，不敢就喫。這老婆子看見了，就自己也斟了一鍾，道：“這是村中淡酒，雖不中喫，姑娘少飲一杯兒何妨？”說著，自己先喫清了。雪姐看見，方纔喫了一杯。那郎氏又端出一瓦盆熱飯來，雪姐道：“酒是不能喫，竟擾飯罷。”郎氏就盛過一碗飯來與雪姐，道：“姑娘想必肚裏飢了。”雪姐接過來，祇喫了一碗，就不用了。老婆子就叫媳婦收過家什道：“諒來姑娘喫不慣這粗飯。”雪姐道：“好喫。”當下老婆子就扯了雪姐到他臥房裏來，祇聽得隔壁呻吟之聲不絕。老婆子道：“我兒子因是使傷了力，在那裏叫喚哩！”少刻見郎氏拿進一壺茶來，婆媳兩個又問了雪姐些來去根由的話，已是起更時分。郎氏道：“姑娘今日辛苦，早些睡罷！”叫聲安置，就出去了。這婆子就關上了門，叫雪姐安寢。

雪姐祇得在婆子床上和衣而睡，心中想起他乾娘，暗暗哭泣不止，那裏睡得著？將到了五更時分，倒反睡熟去了。及至醒來，日已大高，連忙起來。想起夜間，並無一些動靜，心中半信半疑：莫不果是遭了風暴？看他們卻不像有甚麼歹意，又見他婆媳進來叫洗面梳頭：“請喫過早飯，好送姑娘回家。”雪姐此時才覺有些放懷，祇是想起乾娘心頭便如小鹿兒亂撞。當下草草梳洗畢，見郎氏端出飯來，到放心喫了一餐。這老婆子道：“我見姑娘獨自一個不放心，就叫我媳婦送你回家。他順便去探望一個親戚，卻是一舉兩便。”雪姐聽說甚喜，反謝了又謝。這郎氏就扶了雪姐出門，叫他漢子一同到江邊來下船，那老婆子送了幾步就轉去了。郎氏道：“我家小叔兒昨日使傷了力，這時節還爬不起來哩！”雪姐道：“直是有累他了。”說話時，已到了灣船處所。郎氏扶雪姐下艙坐定，見江五就解纜把船開出江來從下流頭放去，心中甚喜。

行了有二三十里光景，望見一個村落。江五把船往這村落裏搖來，到了個幽僻去處把船繫住，便對雪姐道：“我有個姨娘在這村裏住，順便來望他一望。他前日有信，說要我送他到儀真去望親戚，不知他去不去？若是去時，倒是順路，又好作伴。”一面說著，就上岸去了。郎氏道：“快去望他一望，祇說我陪姑娘在這裏不得同去，轉來時去望他。他若要往儀真，就催他快些下船，好趕早些到。”江五一邊答應，就大踏步去了。雪姐雖聽見他們的說話，卻見這灣船之處冷僻無人，望那村落人家尚遠，心下狐疑，便問郎氏道：“你們親眷離這裏有多少路？”郎氏指著道：“就在望得見的這村裏住，不過二三里路就來的。”

兩個說著話，約莫等了有個把時辰，遠遠望見江五同了一個婦人到來。將近時，看那婦人還過三十以上、四十以下年紀，且是生得嬌模嬌樣。你道這婦人是何等樣人？當時有幾個風月子弟造一個小曲兒，單說他的伎倆道：

“年還未老，帶著多般俏。少年風月不饒人，金蓮夜夜顛而倒。使機謀，人莫料；弄口舌，如簧巧。能為撮合山，慣作馬泊六。腰邊有貨不愁貧，甜酸滋味都嘗到。原來這婦人姓孫，綽號叫蜜罐兒，少年時也算得一個出色的粉頭。到了三十歲，就做了賣粉兒的。”

一在大戶人家走動，騙得婦女們個個歡喜，做媒做保，大注賺錢。與那些風月子弟牽線帶馬，著緊時還與他應急。他與江五弟兄原有相交，凡弄來不明不白的財物，大半花在他身上。這儀真曹二府、龔監生俱是他走熟的門戶，少年時都是有首尾的。因此，江五勾他來同幹這注買賣，已是串通明白，假認他做姨娘。下得船來，先與郎氏假敘了幾句寒溫道：“怎麼不上來走走？”郎氏道：“我們原要送了這姑娘回家，轉來再到姨娘家的。”孫氏便嚮雪姐道：“方纔我外甥說起姑娘遭風的話，幸喜保全性命，祇可惜了你那乾娘。”雪姐聽了，又流下淚來。孫氏道：“姑娘不要傷悲，方纔我外甥說起你娘舅金家，與我的親戚家也是乾親戚，時常往來的。這裏到儀真不遠，我們到了那裏，不妨煩我親戚就近仍送你到母舅家去，也脫了我外甥的干係；再叫你母舅送你回家去也是一般。”雪姐道：“我父親在家懸望，今朝一定要趕回家，何必再到母舅家去？”一面說話，船已早開。

將到未牌時候，已至儀真，進了口子。這船灣灣曲曲，搖到一個冷靜汉子裏來，不知是何去處？正是：

才逢肆惡行兇輩，又遇懷奸蓄詐人。

畢竟不知雪姐如何結局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寫強盜真是強盜，寫浪婦真是浪婦。強盜亦在浪婦身上花錢，可知浪婦更狠於強盜。如今浪婦不少，世上人卻宜存細。騙雪姐處，祇是許送他回家一語，看江五弟兄說話，老婆子說話，郎氏、孫氏說話，同是一樣口氣，卻是各人身分，真寫生妙手，篇中敘出幾個“送你回去”，真是騙煞雪姐，幾個“幽僻去處”，真是嚇煞雪姐。

[返回 >> 雪月梅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